

次日卿孺造其靖宣告前事真人恭對判官

云此鬼自去年流毒於此方若非明所爲公

直果州之民三分死亡二矣卿孺懇請恕之

鍾真人曰固當奉台命但康應見在獄府充

太保當來虛靖天師亦收入地祇十將之第

六人而掌瘟不平檢察太過昨令溫瓊收下

令當以台旨恕之所收康應吏卒送溫都廵

各杖一百放之其後王卿孺保奏鍾真人封

爲威惠真人朝廷以溫都廵不受國封特賜

金錢沈香一斤至如滅池州五顯香火之根

遂洞庭劉小一破洪山漢陽之廟燒瘟司牛

本勦安慶掛車大王之吏兵斬通聖小官人

逐洞庭劉小一破洪山漢陽之廟燒瘟司牛

市之祠專任都巡報應甚亟其他靈異未易

枚舉後之人必能搜奇而記之廣其不遠云

溫太保傳補遺

虛白室養素下士黃公璽纂集

溫將公忠正直既爲嶽神永護玄帝香火嶽

帝嘉之一日北帝降下瘟藥千丸於東嶽勅

令還使行瘟檢察世間不忠不孝殺生害命

損物之人獄帝受詔召瓊行瘟瓊奉命領藥

再三以恩一丸之藥殺及千人千人之死害

及于千家況氣候傳流借毒行疾又在此外

餘殃及人何可數計甚失太上好生之德不

若我以一身以代千人救得無限性命又何

所恨乃仰天面北一吞而盡須臾腹痛身熱

不可支持乃焚香直詣嶽帝前變作一大猛

鬼奏聞其事俯伏待罪適北帝勅下催督檢

察獄帝只得直述溫瓊不誠之罪奏聞北帝

遂下右勝院督過玄帝嘉其用心保明奏上

丐赦瓊之罪北帝可其請就勅令專奉玄帝

命令閭化誅魔由是威名愈震又見玉隆知

宮曹可復自幼奉地祇祕法嘗於池陽行化

州有五顯廟靈異甚著官殿甚都適有猝車

交割以領之初攜累謁廟與帶側室同入殿

觀看暨歸悶絕醫藥無所措手足入棺未殮

吏輦告云有曹道人在市行符法甚靈俾令

人召之曹至覽詞云惜遇一日不能復生惟

恐要考究是乃邪祟則可倅許之曹書符作

法焚于棺側須臾棺之蓋板自起其死尸自

棺中躍出而立聲喏於曹之前曹云此即攝

到爲禍鬼祟入附死尸不須驚駭待其訊問

再三刑考方云我是本州五王廟第四位花

光藏菩薩復問因何魘奪陽人冤命答曰死

者入廟觀看時心中自謂世間安得有一良

人。生得如此好我見其妄念一興是以攝其

魂魄曹令放還神曰法官令固不當違然

已過息了無如之何曹怒聲言欲奏上帝滅

形神曰我是五嶽四瀆山川秀氣結成非他

神比法官但絕我池州香火而已言訖死尸

入棺如故曹令封殮卜日奏帝差瓊斬之遂

稟猝車悉運泥像毀伐于教場中惟斬至第

四位果見血流池州香火自此而絕曹之聲

名因此而振其後領袖琳官法不肯妄行行

則必驗扣之只溫將耳又蜀口有一縣有神

祠甚靈著累經國封能禍福人而寢殿深祕
未曾容人輒入欲入者神必祟之宰初到官
心已懷疑因後其眷衆嬰疾咸歸咎於此神
一日佯以他事檄巡尉領弓兵至廟乃盛服
戴祀作文諭之徹其寢門帥衆排闥而入見
一猴甚巨倉卒不能變化宰叱弓兵射而斃
之遂焚其廟宰終始三年善解而去攜累以
歸行至中途少憇旅邸因如廁忽覩路上迎
神騎騎從者甚都及見所迎之神即向來射
死廟中猴神相貌其神下轎作人語按劍而
生呼左右擒宰叱一鬼使食啖之宰就執傍
有人為解救曰不須食啖只請大王去他家
做主其鬼使遂將宰拋棄於空中忽失身於
曠野不知何地尋路數日方見有人問之則
州龍虎山欲投天師一念所至真靈護之得
以不死越四年餘方探到信州未及入山見
一道士叩之則曰我是虛靖先生宰叩頭下
拜燒香陳訴虛靖曰我已知之不煩到山明
公在路有何生活可以度日答曰僅能謀命

虛靖遂拔一鏡一令一鏡則令懸之於當心
令則令繫之於左臂教之使去宰急率路如
有陰護日行百餘里不倦越僅年忽然到鄉
如有人引領到家及門一如虛靖之教仍只
以課命為辭神領長幼俱出觀其課算神宰

對語忽然鏡動以所授令一擊只見溫將軍
自鏡躍出雷電交作黑霧黑風不可仰視良
久聞聲則擊死向來一巨猴及二猴子於一
廳前宰具言其所以而家人方能記憶二猴
子皆宰之妻妾所生惜不能記其姓名也頃
年盧養浩來江西至臨江軍行化值蒲氏家

人踢破其巢走逸倍搜邪神變為飛鷹猛虎
圍繞寺外吼吼鳴噪諸法俱不能收伏後用
十地祇方悉擒捕遂縛其巢過湖右用沈沒
法方滅其形以是知地祇專司溫將撲疾醫
應如此姑摭見聞以補前傳錄云

○溫太保傳補遺

患療惠嘗慕人救療養浩於慧力寺前考附
每附一童輩入江月亭水中不復上岸衆皆
疑信養浩再附一人遂持法官所執之劙亦
直躍入潭中良久三人扛至一鮎魚頭上岸
乃知正其為祟蕭之疾由是而愈虛語人曰
未差溫境方得捷疾洪一鹿行內臺郵都得
名携其徒鍾野雲到建寧府浦城縣牛田黃
通鑑家遇其小女患頭顱驗之考附固仕於
閩有邪名江郎名戴大婆為禍置獄在寺為